



# 和海豚一道站岗

陶明安

之间穿梭,旁若无人,打闹,玩耍,那情景就是人不犯鱼,鱼更不犯人,堪比水族馆还要近距离。

我这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多了些心眼,每天省个把馒头,在乘船时只要海豚宝贝一来,就用馒头一点一点地喂。海豚在吃鱼饵的前提下,换换口味未尝不可,只要你伸手它就张嘴吃。我们的木船随着它们的起伏喂食,从来没有发生侧翻。

早上6:30早餐登舢,傍晚18点返回,我们来回喂,喂喂聊,一天的农活疲惫就是这样度过。仅仅十来天,渐渐地发现有一头灰粉色的海豚与我异常亲热,每当我用馒头片喂它时,它总游到我船前摇头摆尾,叫唤着,如小孩子似的,太可爱了。我当即给它起了名——灰灰。每每我大声呼唤灰子或灰灰时,它总游到我身旁,翻上几个跟头。

这样,每天来去足有一年多,我和灰灰都长大了。

有一夜,我在站岗。忽然大堤那边轰声如雷。

是敌情?还是敌特登陆?我提着枪弯腰前进,靠近后发现,海堤边七八头鲸和豚聚集在那……我大声呼喊道:“灰灰!”只见它们井井有条地齐刷刷地矗立海面,月光之下犹如整装待发的士兵等候指挥员检阅。多好

洋相似,围堰之后叫牛田洋。

整个海湾风景如画,气候宜人,没有什么污染。偌大的海港能停上七八艘万吨大船就不错了,海鸥白鸕纷飞,时而停落在大船桅杆,时而或落或停在岸边繁密的红树林及茁壮的紫荆花树上。海风习习,海笛声声,海鸟啾啾,蓝天白云,晚霞映,袅袅炊烟,好一幅秀美江山的丹青画卷……

但是,真正好看,好玩,和谐的还属海豚。韩江是广东第二大江,文人骚客古今贤文留笔不少!据说唐朝的韩愈从阳江调潮州任刺史,为民办事,筑堤治水患,教种两季水稻,除鳄驱蛟,当地人管这条江为韩江,潮州至今还有韩文公庙。因韩江与沱江由此入海,淡水和海洋冲撞交融,滋生出不少浮游生物,自然而然地也会引来淡水鱼和海水鱼在此聚会,涨潮时,海豚与鲸类不时游来,参加这场饕餮盛宴。或成群结队,或翻滚,或雀跃,或嬉戏或求偶,它们的世界,不怕人。

我们驻地在汕头光复华侨罐头厂,每天一个班的人乘木船上堰。船行40分钟。海豚和鲸鱼就在我们这十来条无螺旋桨木船

## 阡陌恋

肖又铮

田地之间纵横交错的小路,叫阡陌。我这个农村长大,多年又在农村工作过的人,虽老了在城里生活,然而一回到农村老家,就爱走在阡陌间,看看田边的路拓宽了吗?望望田里的绿色禾苗长得怎样?每次听到许许多多田间“绿色新闻”,妻子总说我简直有个“阡陌恋”。

我觉得,有草的地方才显得充满生机。老家靠南的一块空地,长满菟耳草,沿着那一蓬蓬草,就能找到通向儿时时的路。初春时节的一天上午,我和小伙伴招宝,开端到田边寻猪草。这个“寻”字,叫我们挺费脑筋。“到田边看看。”机灵的招宝这一提议,马上得到大家响应。不一会,大伙儿走向一条条田边。提着竹篮子的开仔(开端),在长着一棵高大白杨树的地方,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看到一大蓬绿油油的菟耳草。“快来!”他大叫一声,大家迅速一齐扯起来。而我,还扯到了猪爱吃的蒿子草。猪草堆满大半竹篮时,不约而同地要歇一歇,于是走到一口水塘旁,玩起了丢小石子打水漂的游戏。我的个子矮小,小石子怎么也丢不远,水面激起的水花没有起伏伏的波浪状。“多玩几次就好了。”招宝鼓励我“熟能生巧”。不久再打水漂,我连得了两次冠军,每次都赢了他们的一把猪草。

垌田中间的沙石小路,是小伙伴们暑假里去小河游泳的必经之地。每次,我们取下草帽,挂在垂柳枝上,脱下的衣服放在河边绿草地上,光着身子仰泳、蛙泳,我这个以前的旱鸭子,游得比招宝,开仔都快。有一次,我们正玩得正欢的时候,忽然听到不远的田间传来“哎哟”的痛哭声。我们立即上岸穿上衣服,跑到长着柳树的田边,一看是本村在田边扯杂草的王大叔,疼痛难忍地蹲在田边。说时迟,那时快,招宝费力地把他从田边背到小河上的木板桥,他说要将王大叔送到千米外诊所。开仔见招宝费力的样子,立即接过大叔,背在肩上。我们三人将王大叔送诊所的路途中,不知怎的,不见一位大人。个个体弱的小,我也咬紧牙关,背了大叔200米。年近50岁王大叔,幸被我们及时送到诊所,急性肠炎才得到救治。没两天,三位少年救大人的新闻,很快传遍村里田间。

我时常想起过去一辈子赶着牛的乡邻,一生也在阡陌上放牧着自己。他们的感觉是敏锐的,瓦蓝的天空飘来一片云,静悄悄田野上吹来一阵风,就知道老天爷在兴云布雨,他们知道干渴的禾苗需要雨,而牛该牵到什么地方。比我大几岁的哥哥,常年与牛打交道,披星戴月往返于田野。当哥哥年纪大了,不再用牛耕田的时候,好似穿过阡陌的飞鸟都有些感伤,把一声声啼鸣洒落在大地的角落。说到鸟,我想起每天的鸡鸣鸟叫,早起的乡邻吆喝声惊起一阵阵“汪汪”的狗叫。有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老话挺灵验,你看几只斑鸠和一群麻雀,早早地在静悄悄的阡陌上寻找掉落的谷粒,还有悠闲自在的虫子。

一条条阡陌弯弯曲曲,沿着小河走过田埂,通向葱葱郁郁的密林深处。站在我们村头一棵数百年的樟树旁,我回忆着阡陌中每一个地方,都与乡亲们息息相关。农历春节,每一个生产队要龙灯,结束的那天夜晚,按照习俗,举着龙头的年轻汉子,要将舞龙队伍领到阡陌中的水圳边,不吭半点声,对着天空跪拜三下,乞求苍天保佑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谁家娶媳妇,嫁女,生了小孩的,一般在公鸡还未打鸣的清晨,来到阡陌间,鸣放鞭炮,向苍天报喜,以确保喜上加喜,事事吉祥。如果有人去世,在归山的前一天下午,就会有群人敲锣打鼓,吹着哀乐去阡陌间,转几圈,乞求神灵保佑亡者上天平安。

阡陌啊阡陌,让我看到了长在你身旁的每一株草,不管多么渺小,都会在日升日落中,迎来花开,最后走向凋零;也让我懂得了长在你身旁的每一棵树,深深植下,根须直通大地核心,用年轮记录彼此的交流和感恩。我更深切地感到,春天里阡陌间里的乡亲,人人都有缕嫩芽朝向朝阳的抒情,而秋天的乡亲们又显露着收获的微笑。很熟悉乡间阡陌的乡亲,时时抚摸着阡陌的每一丝纹理。

就因为千万次在阡陌中走过,无数次在纸上、网上写过,我喜爱阡陌,深深恋上“乡土”二字。我吟诵过无数乡土诗,抒写过很多篇乡土文字。我引导学生写半命题作文“第一次……”,他们大都写的是“第一次插秧”“第一次送肥下田”“第一次割稻子”……就连年近七旬的妻子,仍要屋前屋后见缝插针种蔬菜,小孩住在几十层高楼,也要取土种各种各样的花。难怪有人把阡陌比作美人,既像杨贵妃般圆润丰美,又如赵燕飞一样精致骨感;既宛如水中央佳人似的氤氲,又如穿过岁月长河沧桑的容颜。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

## 从此我的生日不再快乐

黎世伟

农历12月18日,转眼又快到我的生日。以前这个日子,一直是我的期盼与专属的快乐,可如今却再也快乐不起来,取而代之的是痛苦与悲伤。

因为去年底,我最亲爱的女儿诗绮,在这个日子里永远离开了我们。

当我的生日成为女儿的忌日,成为最心痛的记忆,从此,我决定不再举办生日宴会,哪怕是整数。

女儿是二胎,出生5个月被发现患上扩心病,先后跑遍长沙湘雅、武汉协和、北京阜外等医院,还找到了美国教授,均无法医治。近3年时间里,她先后住院八十多次,加上急诊等,合计就医达两百多次。

她身体免疫力很差,稍微受点凉,就会患上感冒,从而加重基础病情,很快出现呼吸困难、嘴唇发绀等生命濒危症状,这时候不管工作再忙再累,刮风下雨,还是三更半夜,就得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否则她生命之火就会熄灭。

每次住院,首先就接到病危通知书,接下来告知随时可能死亡等谈话,几十次下来,作为家属的我们麻木了。记得有几次,她住在长沙湘雅医院,病情很严重,需要24小时双管输液。我白天回株洲上班,下班后迅速赶往长沙,晚上休息不好,白天繁重的工作,那种感觉没有体验过的人,是感受不到的。由于过度劳累,我开车直想打瞌睡,几次差点出危险,那痛苦的日子刻骨铭心。

## 《山海情》让人着迷

罗小玲

这段日子迷上了《山海情》,看的是方言版,没想到自己会迷上一个扶贫剧。之前的《大江大河》,无论是一部还是二部,看微博中的片段,觉得不错,可就是打不起精神去看。其实,如《山海情》一类的扶贫剧,各个卫视没有少放,迷上这部,而且是迷上方言版,不得不说,这个片子的吸引力太大了。

《山海情》取材于福建对口支援宁夏,帮助宁夏脱贫的真实事件。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海固的人民和干部们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号召,完成异地搬迁,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通过辛勤劳动和不懈探索,将风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90年代初的宁夏,剧中的服化道都保留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演员穿得十分接地气,就连妆容都“土”味十足,一看就是吹惯西北风,看惯沙尘暴的样子,新浪上最早的吸引我点开的热搜是“《山海情》的演员像从地里长出来的”。土房子炕和筒桶的家具都很还原,日常饮食少不了土豆,很符合以前西北缺少新鲜蔬果的现实情况,就连娃娃放羊都做了还原。对贫困困境的描述更是还原,比如兄弟三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为了一个水窖,一头驴、两只羊、两笼鸡,就把女儿嫁了等,生动地表现出当年宁夏的穷。

不知道为什么,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会回想株洲的1991年,株洲的1996年,每一个时间点出现在屏幕上,就忍不住在脑海里想一圈那一年株洲的事情。我这个人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记事,从前的很多事都自动过滤掉了。之前,有人在朋友圈晒2006年的长江广场是有个花坛的,花坛中间还

其实,最痛苦的还是我的小诗绮,她每天在痛苦中煎熬,医生说扩心病发作起来生不如死,非常痛苦,她却把这痛苦“当饭吃”。她很懂事,知道医护人员为她好,因此每次抽血、打针,都很配合,甚至主动伸过手去。看着她小年纪却很坚强的样子,我的心在滴血。我只能抱着她,紧紧地,似乎希望把她所有疼痛都转移到自己身上。

她有很强的求生欲望。有一次,医生过来跟我们说起女儿的病情,说到很难治好。正在玩手机的女儿,闻言突然“哇”地大哭起来。那哭声直击我心房,顿时心如刀绞。随着女儿病情加重,身体日益虚弱,最终我们不用什么办法,还是挽救不了她的生命。她是去年农历12月18日凌晨,在市中心医院即将转往长沙湘雅医院救护车,因心脏病突然骤停过世的。

尽管早知道有那么一天,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真到了女儿生命最后一刻,我只感觉头“嗡”的一声,瞬间崩溃。我奋力扑向女儿,却被抢救的医护人员一把又一把推开……在这个令女儿痛苦的世界里,她仅活了3岁4个月。

令人费解的是,去世前一天,女儿把下载的数十个平日最喜欢动画片全部删除,似乎冥冥之中,她事先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女儿过世后,我很想却又没勇气看她小小的遗体,直到她的灵车驶离,我才意识到那种生离死别,后悔自己错过了见女儿最后一面的机会。

随后,亲人迅速把女儿运回茶陵老家,抢在我们赶回去之前安葬了。担心我们承受不了,家人未告知女儿的具体安葬地点。

今年4月1日,女儿的第一个清明节,我们拟订搜山方案,决心无论如何要将她的墓家找到,也许我们的诚心被上天感动,也许血脉亲情的某种感应,在山上道路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竟然没有岔一下路,直奔目的地,一次性找到。

看着女儿简陋的小墓家,我们趴在新鲜的泥土上,痛不欲生,她这么小,还没尝到人生的甜蜜……就这样去了,如今我们只能隔着黄土“相见”。

通过这次打击的“洗礼”,原本有泪不轻弹的我,突然情感世界异常脆弱,哪怕遇到一点点事都能伤感起来。

在这一年里,没有一天不想念我的诗绮。不管我如何努力让自己忘却,但总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某一个不经意的接触,让我泪流满面,我永远也不能忘记诗绮给我带来的快乐与痛苦。

此后的日子里,我的脑海里每天播放女儿生前的点点滴滴,回忆女儿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有时只能在女儿的视频、照片中重温父女往昔的快乐。

平时,只要看到跟女儿差不多大的小孩,总会下意识停下脚步。去年夏天,我在厦门度假,突然看到一个跟女儿一般大小的小女孩,不禁跟着走了很长一段路,嘴里默念着女儿的名字,心里出现一个奇怪的想法,希望“奇迹”出现,那小孩真的是她。

两个版本对照以后,我选择的是方言版。方言让角色更加的幽默,张嘉益饰演的马喊水,用方言惹人时就别有一番风味,这是普通话很难做到的;郭京飞是北京人,在剧中演一个福建过来的县长,说话带有浓厚的福建口音,大家听不懂,闹了很多笑话。

在看剧的过程中,不得不说,虽然我生长在小城市,但这部剧所呈现的贫苦是完全想不到的。由此,剧中的农民一步步脱贫的状况,牵动着我的心,就如同网友说自己一家在看的时候,“盼着他们种菇,种菇成功了以后,又盼着有个好价钱,菇卖不出去又替他们着急”。

这部剧让人惊喜的,每个演员都是演啥像啥,闫妮扮演的“杨书记”就是《山海情》中的招牌,一开场钓足了观众胃口,脸

## 神农风

### 雪(外一首)

谭圣林

南方人很容易知足  
辛苦一年  
意外获得一场免费的雪  
就如同邂逅冷艳  
惊喜得尖叫不已

真相大白  
这不过是一场早有预感的网约  
冬天伸出一双冰冷的手  
在北方的额头一扫码  
南方的每一枝每一叶  
马上收到了寒潮  
不过,只要阳光一按键  
就会删除雪痕

南来北往的人,抓紧时间浏览  
而我翘首搜索  
漫漫长夜里  
哪一片雪花  
裹住了离家游子的心泪  
那些风花雪月的信息  
就让它一条条融化  
流入人间

### 收到母亲四件套

南方冻雨,手心着凉  
母亲在屋背土里打包四件套  
学着用快递发送乡愁

石榴,红润着脸  
是母亲抚摸朝霞  
不经意留下的手印

马铃薯,母亲让它跳出马家农门  
问候离家在外的游子  
冷,还是冷清

蒜头,比辣椒更烈性  
抗疫抗风寒  
为易感冒的情绪装一款杀毒  
软件

落花生,包裹花香  
落下的是一颗颗汗水  
不落的是母亲两三尺叮咛

收到母亲四件套  
母亲躬背与泥土亲昵的身影  
迎风抖音

这个寒冬,行走场内场外  
脚下就是马铃薯蒜头一样坚  
实的石头

铺平出路  
空腹时,剥开花生  
加盐或加糖炒炸,母亲说还要  
加油

才适合城里人的风味  
举头仰望  
月亮已与石榴结为兄弟  
挂在老母亲屋檐上空



颊两边的高原红显得格外亲切。让我惊讶的是黄觉,他饰演从福建到宁夏的凌一农,指导农民脱贫,说是教授,整天一身灰扑扑的,脾气来了还跟压价收菇的人打架。不看演员表,真的没法一眼认出他来,我记忆中的他就是从文艺片走出来的,浑身上下文艺范。

虽然,不少西海固地区的观众,通过网络留言反映,这部方言版本当中呈现出来的语言,并非西海固这边的独特方言,但是,瑕不掩瑜。与正午阳光这些年推出的《琅琊榜》《伪装者》《欢乐颂》《北平无战事》《父母爱情》《大江大河》等优质的作品比较来看,《山海情》这部戏的水准也是相当高的。